

紅玫瑰

第三卷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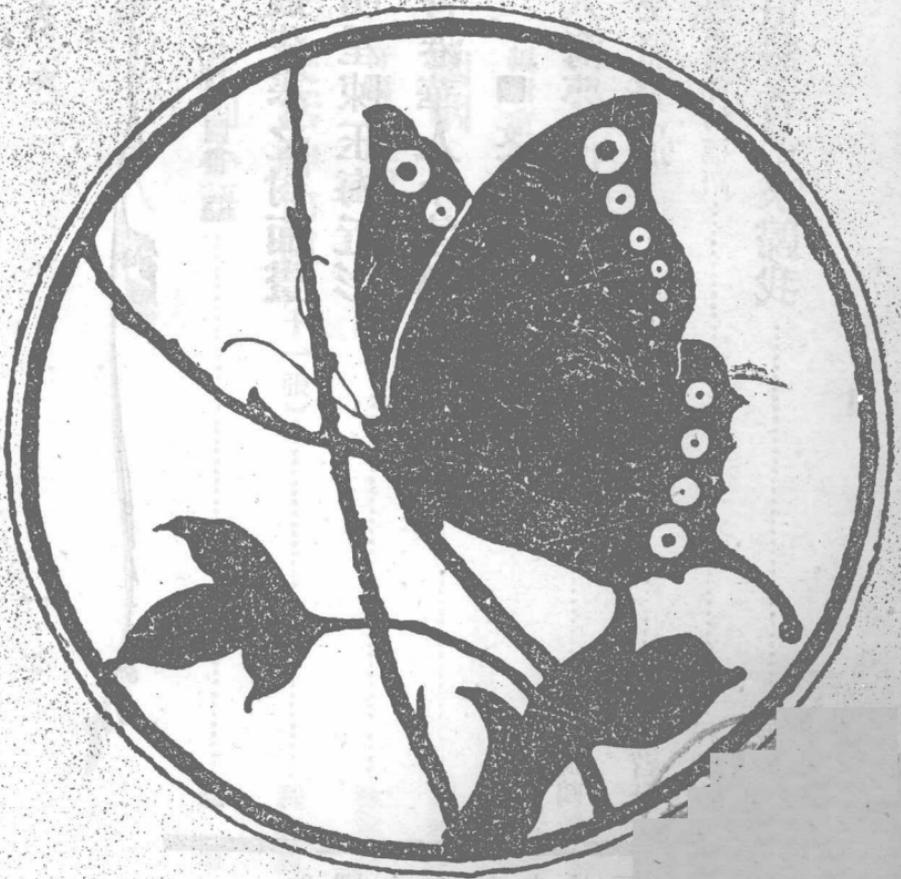
上海書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2429.6

24

紅 玫 瑰

第 三 卷 第 三 十 一 號



上 海 世 界 書 局 出 版



花前小語

茗狂

本期因稿件擁擠。小小說奪標卷暫行停刊一期。

俠盜魯平。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他不出馬則已。出起馬來。總要大大的擄一票。決不肯小幹的。這是一般從前讀過魯平探案的。大概都知道的了。不料在這篇「虎詭」中。說他接連出馬三次。每次所盜的。却祇是大洋十元。其餘的金銀財寶。很可順手取了去的。他却一概不要。這不但在盧倫。方坤。兩位私家偵探眼中。瞧來。以為是件奇怪的事情。便是一般讀者。也定以為中間大有文章。至於葫蘆中究竟賣的什麼藥。那大概看了這本期中的四五六三大節。也就可猜想得一點了。

下次的特刊。擬出一「新青年號」。宗旨在希望一般青年。個個都成為蓬蓬勃勃。朝氣勃發的新青年。故對於此項稿件。主張一律作正面的描寫。而不事反面的渲染。尚請為這特號撰稿的諸君。注意到這一點。

「不相識底她」已發排。下期或可刊出。

紅玫瑰第三卷第一冊日期次



目次

■ 圖畫 ■

張荻寒之封面畫

明星陳玉梅近影

香港華人永遠墳場

■ 文字 ■

人海夢 (八張)

空氣緊張

頑童協會的標語

怕熱者都來歸我

嚴獨鶴

趙茗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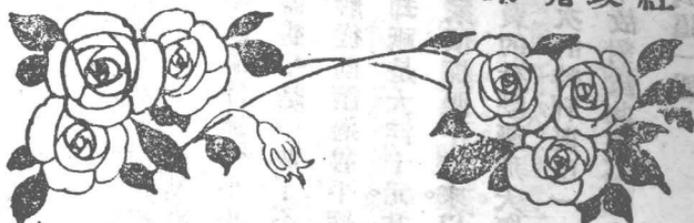
程瞻廬

錐

日三月九年六十國民

世界書局出版

紅玫瑰第三卷第一冊日期目次



月經與日歷

鄭逸梅

虎詭二

孫了紅

軍人之苦浴

鄭逸梅

文鴛化爲青鳥之趣史

王梅耀

編輯室好似

廖國芳

幽咽

徐國楨

奇騙百話^{十一}

林重夫

快活神仙傳(十一張)

程瞻廬

花前小語

編者

目次

二

陰歷丁卯年八月初八日

人海夢

嚴獨鶴著

第十九回 舌劍唇槍包圍老叟 天空海闊邂逅佳人

國雄訝然道。這是什麼話。怎樣拿你來開刀。國祥道。這其中自有道理。當下便和國雄噉噉。噉噉。說了半天。國雄也覺得此法頗妙。等國祥說罷。便道。多承你指教。我就照此辦理。罷說話時。摸出錶來。一看見時針已指在兩點一刻。就急忙立起身來道。夜太深了。父親一定在那裏盼望我。要趕緊回去了。國祥也不再留。便喚一個打差的。打著燈籠。送他回家。國雄回到家中。他家的人。果已等得狠心焦了。他的母親見了他。便笑道。你到底在什麼地方。耽擱到這般時候。纔回來。你爹爹差人到萍虛叔公家中去問說。你早走了。却不知走到那裏去。你爹爹便又教他們在街上四處八方去找。你却又找。

不。着。狠。有。些。掛。念。我。便。笑。着。勸。他。說。你。又。不。是。小。孩。子。總。不。會。被。拐。子。拐。去。
你。爹。爹。總。不。放。心。你。快。進。去。看。看。他。罷。國。雄。答。應。了。一。聲。忙。走。進。厚。卿。房。中。
厚。卿。這。時。正。倚。靠。着。床。欄。坐。着。還。沒。有。睡。國。雄。少。不。得。把。今。天。遇。見。萍。虛。的。
情。形。和。以。後。國。祥。對。他。說。的。種。種。話。都。告。訴。了。厚。卿。厚。卿。聽。着。呆。了。半。天。纔。
歎。了。一。口。氣。說。道。我。也。早。曉。得。這。月。醬。園。要。是。讓。這。位。萍。虛。老。太。爺。一。手。經。
理。下。去。非。弄。到。關。門。不。止。但。他。到。底。是。個。長。輩。我。也。無。奈。他。何。况。且。我。是。個。
書。生。對。於。商。業。上。的。情。形。完。全。不。懂。就。要。和。他。交。涉。也。覺。說。不。出。什。麼。所。以。
然。來。如。今。國。祥。既。抓。住。了。他。的。把。柄。你。們。要。設。法。和。他。理。論。却。也。未。嘗。不。可。
不。過。一。切。說。話。總。還。要。謹。慎。些。不。要。事。情。沒。有。弄。好。反。被。他。有。了。一。個。題。目。
說。你。是。無。端。犯。上。國。雄。道。像。他。這。樣。做。長。上。的。早。已。失。却。了。長。上。的。資。格。實。
在。不。能。不。犯。他。一。犯。了。一。句。話。說。得。厚。卿。也。笑。起。來。便。道。那。麼。就。聽。你。去。幹。

罷。我却。不。便。出。面。這。時。國。雄。的。母。親。也。走。進。房。來。笑。道。時。候。不。早。了。你。們。父。子。有。什。麼。話。何。妨。留。些。明。天。早。說。趕。快。睡。罷。當。下。便。各。自。歇。息。到。了。明。天。國。雄。便。又。出。去。分。投。和。那。幾。個。本。家。接。洽。因。爲。這。引。醫。園。原。是。本。家。幾。房。合。股。開。的。不。過。比。較。起。來。厚。卿。這。一。房。却。佔。着。大。份。那。幾。房。本。家。也。早。知。萍。盧。營。私。自。肥。種。種。的。靠。不。住。祇。因。他。在。當。地。頗。有。些。勢。力。不。敢。輕。易。去。招。惹。他。如。今。見。國。雄。肯。出。頭。便。也。樂。於。贊。成。國。雄。和。他。們。商。量。定。妥。便。寫。了。一。書。信。給。萍。盧。約。他。第。二。天。在。聚。樂。園。館。子。中。吃。午。飯。萍。盧。接。了。他。這。書。信。雖。也。有。些。疑。惑。不。知。國。雄。何。以。忽。然。請。他。吃。飯。但。也。料。不。出。是。有。什。麼。問。題。心。想。他。既。請。我。也。樂。得。擾。他。一。頓。於。是。便。按。時。而。至。到。了。聚。樂。園。國。雄。和。那。幾。個。本。家。都。已。先。到。了。萍。盧。也。並。不。在。意。國。雄。也。並。不。講。些。什。麼。一。會。兒。大。家。入。了。席。不。用。說。萍。盧。是。坐。的。首。席。了。上。過。了。頭。菜。以。後。國。雄。便。立。起。身。來。恭。恭。敬。敬。

地走到萍虛面前斟了一杯酒。又和合席的人也斟了一巡。這纔坐下去。端起酒杯來向萍虛說道：「請叔公滿飲一杯。我有些小事要和叔公商量說著自己。先把杯中的酒喝乾了。萍虛也把酒喝了。合席都陪了一杯。萍虛聽國雄說是有事商量。還以為不過是昨天所說籌劃款項那些話。便含笑說道：『有什麼事商量。你不妨直說。我力能幫忙的。總可以替你設法。如果力有不及。也就無法可施了。』國雄道：「叔公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並不要請叔公幫助。却是有一件關於公衆的大事。不能不整頓一下。子想求叔公作主。我如今先要請問叔公。我們這一丹醬園以前情形很好。每年官利紅利。按時發給。從未推扳一點。何以這幾年來。就弄到這般地步。不但利息都發不出。而且內容狠是拮据。照這樣子。再過一兩年。怕就要難以支持。萬一週轉不靈。收歇下來。豈不是祖宗傳下來的這點基業。就此斷送。所以我們大家的意

思想趁目前趕緊設法整頓免得將來不及補救想叔公是一族之長又是園中的經理對於這個問題一定比我們格外注意我們不過有這樣一個意見罷了究竟應該如何整頓還請叔公示下辦理萍虛一聽到國雄提起警園中的事由不得就有些刺心忙裝作坦然無事的樣子說道警園中幾年來發不出利息這自然是大家狠不滿意的一樁事情但所以發不出利息的緣故都由於捐稅煩重營業不佳這個情形我平日和他們都已談過昨天你到我家裏來我也曾把其中情由細細地講給你聽諒你也能明白總之這片警園要不是我一力主持祇怕不到今日早已要倒閉了但是我雖竭力撐持苦於自己又沒有錢也無非是東挪西移欠人家的款子却已不少我倒怕你們置諸不問將一切事情都攢在我一個人身上現在你們要出來整頓這是再好沒有不過第一句話就得先增加資本資本雄厚了

一面清償積欠一面擴充營業就可以有復興的希望否則祇好維持現狀維持得一天是一天實在談不到整頓二字萍虛說到這裏座中有一個族人號質卿的比國雄大着一輩比較的還能講幾句話當下便忍不住說道老叔的話固然不錯但我的意思以爲增加資本是一件事整頓內容又另是一件事大家設法整頓下來覺得凡事都頭緒清楚了那時再酌量情勢如果應該增加資本的大家便量力添些本錢也未嘗不可却斷不能說不增加資本就不該整頓如果資本加了下去依然無法整頓那麼將來所加的資本也無非是逐漸消磨豈不損失更大吃虧更甚呢萍虛撚着自己的鬚鬚把個頭搖了幾搖道質卿說的話雖似在理却還是書生之見要知道做生意第一要錢錢多了就好辦事要是錢財上不敷週轉無論說什麼話都等於空說至於說加了資本下去怕逐漸消磨這話更是過慮老實告訴

你若是別人來經管這片園事情便就難說如今既由族中公推我經理我的爲人諒來你們這些小輩都可以相信得過的了（當答曰相信之至）這幾年經濟十分困難尙且能一個人維持下去儵然資本充足好好的調度怕不隆隆直上萍虛一面說一面搖頭晃腦彷彿狠得勁似的（虧他有這副老臉）當下便又觸惱了另外一個族人這人年紀狠輕輩分却狠大和萍虛是同輩爲人狠是心直口快他小名福生人家都稱之爲快嘴阿福他聽萍虛口口聲聲還要自己吹牛便搶着說道萍虛哥你的話說得太好聽了我却不肯相信你打量我們真個是朦在鼓裏一些也不知道麼老實說我們上當已上得穀了再也不犯着將白花花的洋錢向這裏面送了送下去再讓別人享福我們却做冤桶老實說我們就是有錢也不如留着自已討幾個年紀輕面孔標緻的女人也可以受用一下子萍虛聽他這

樣說由不得臉上一紅忙道老弟你這是頑話還是真話照你的口氣簡直是疑心我做這個經理有什麼對不住人的地方了（豈敢豈敢）快嘴阿福見萍虛嚴聲厲色的這樣講着十分不服氣還想再頂他幾句國雄却怕萍虛老羞成怒把事情弄僵了不好收場便趕緊把話截斷對着萍虛道萍叔公且請息怒我想福叔公的話也並非是衝撞你老人家我們大眾對於你老人家原是十分信仰並沒有什麼話可說不過據大家傳聞似乎園裏面用的人却未必個個靠得住叔公受了大家的付託處置一切自然是狠公正的不過年紀大了事情又很忙或者有個精神不到的去處他們就未免要設法朦蔽了萍虛道這句話却也不然我自信頗有知人之明園中所用的人又大半都是些老朋友決不至於營私舞弊國雄道這倒不然我如今敢大膽提出一個人來這一個人我們對於他就不敢放心萍虛訝然道

是什麼人呢。國雄道：叔公一定要問我也，顧不得面情，不能不說了。便是那國祥哥哥，萍虛沉吟道：國祥麼？他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國雄道：外邊都說他在園中當着帳房，却狠靠不住。不但他家中有什麼用處，都移挪着園中的款項，并且還時常拿了園中的錢去和女人家兌首飾、剪衣料。這個樣子如何對得起大衆？（對了和尚罵賊禿國雄的說話，依然和快嘴阿福一樣，却使萍虛不能發怒。）萍虛覺得這話有些刺耳，却仍舊老着臉說道：國祥這個人何致如此混帳？（原來這個樣子就是混帳。）這都是外邊人造他的謠言，未可憑信。不過他這個人外務太多，當了帳房，不盡心做事，這有的。所以我如今並不把什麼重權交給他，你們也可以不必過慮。國雄道：叔公既這樣說，論理我們自然不應該再多講了。但我們大家的意思，總覺得這一引醬園既是幾房合股開的，講到族誼彼此都是自己人，儘可埋埋虎。

虎講到商家的規矩。股東對於裏面的重要職員。如果發見了什麼疑竇。不能信任。就該有一種適當的處分。所以今天請叔公來商量的事情。就是想要求查帳。請叔公吩咐園中的執事人員。將近年來各種開支帳簿。拿出來。讓我們大家公同看一看。萬一當帳席的人。果有對不住東家的地方。當然公事公辦。沒有什麼客氣。倘然查帳的結果。竟絲毫沒有弊端。那是我們輕聽人言。情願另外備了酒席。向國祥哥哥賠禮。算是我們多事。叔公既是一族之長。諒來對於族人。無論是誰。都不會偏護。這個查帳的辦法。一定可以允許的。國雄說完了。這句話旁邊的人。又一齊說道。查帳是最和平的辦法。無論如何。求叔公要允許。我們不然。我們祇好採用別的手段了。萍虛被他們這樣一逼。不好意思。推托呆了。半晌纔慢慢吞吞地說道。你們要查帳。自然是正當的辦法。但不知預備怎樣一個查法。還是我教他們將帳簿分送給

你們看呢？還是大家約在一個地方，公同檢閱。那快嘴阿福，便又開口道：「查帳是很容易的事，祇要今晚說定了，不論明天或是後天，我們就可以齊集在園中，拿出帳簿來，細細的看下去。一筆筆帳算下去，一天算不定，便是兩天。兩天算不定，便是三天。大概至多，也不過三五日的功夫，就可以完全了。國雄也道：「這話確乎不錯，要查就查，用不着什麼預備。」（用不着預備，這句話看似平淡，其實狠利害，意在使萍虛不能預備也。）萍虛點了點頭道：「好，好，就照你們這樣辦罷。你們愛什麼時候來查，就在什麼時候查。索性大家把事情弄清楚了，倒可以沒有話說。」國雄道：「叔公這樣吩咐，那就好極了。」……他們一面說話，一面也依舊隨便吃喝着。此時差不多菜也要上完了。萍虛心中有事，轉催着要吃飯。大家把飯吃完，剛要散局，忽然一個人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一見萍虛，便道：「原來萍老太爺果然在這裏，竟被我找着了。」